



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著

我们终究如愿以偿，但彼此都不是当初约好的模样

所 愿

Make It True

徐承骏
你是我的愿望



晋江原创网言情积分榜第一名

随书附赠全新番外

晋江三千小吊带，只此一只大灰狼


【心甘情愿】系列
完 / 美 / 收 / 笔
最温暖治愈系新作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所

Make It True

愿

长着翅膀的大灰狼 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所愿/长着翅膀的大灰狼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3.10

(心甘情愿)

ISBN 978-7-5125-0583-4

I. ①所… II. ①长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39591号

所愿

作 者 长着翅膀的大灰狼
责任编辑 宋亚珉
统筹监制 葛宏峰 木子晴
策划编辑 木子晴
特约编辑 李 莉 张 艳
美术编辑 李丹丹
市场推广 胡红叶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8印张 220千字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
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583-4
定 价 26.8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第一章 /001

徐承骁给她的东西都是那样的华丽、梦幻、庞大、海市蜃楼。

第二章 /031

都是因为爱你，我失去了自己。

第三章 /057

我要的爱是全部或者零，没有中间、不允许折扣。

第四章 /081

“徐承骁，你不是我的愿望，你是我的一场梦，噩梦。”

第五章 /105

“见色起意？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天仙了？”

第六章 /127

他这一生所有的骄傲满足都必须与她有关。

第七章 /153

在这黑夜的万丈高空之上，她竟觉得时光温柔、安宁如梦。

第八章 /175

是该死的我，令我自己失去了亲爱的你。

第九章 /197

我爱你的方式是一道选择题，没有地方给你填空。

第十章 /215

幼儿园的亲子活动他真的赶上了。

番外一 你是我整个世界的珍惜 /237

番外二 镜圆 /245

第一章



徐承骁给她的东西都是那样的
华丽、梦幻、庞大、海市蜃楼。

其实司徒徐徐从小就羡慕韩婷婷，婷婷的家里，婷婷爸爸是做主一切大事的人，沉默寡言，是家庭的顶梁柱；韩婷婷的妈妈是最传统的家庭主妇，温柔又能干；韩婷婷是典型的乖巧女儿，害怕爸爸、崇拜爸爸，向温柔的妈妈撒娇、和妈妈说悄悄话。

司徒家不是这样的，徐飒性格正直、脾气直接，司徒明常常被她吼还要笑眯眯地赔礼哄她。小小的司徒徐徐看着爸爸“委曲求全”，心里愤怒而不甘地想：爸爸不该是这样的，妈妈也不该是这样的。

如今的徐家才是她最喜欢的样子呢：徐平山深沉、权威，是家中甚至整个家族的大家长；徐母依附着他，操持家中琐事，是尽责尽职的女主人。

她叫他们爸爸、妈妈，承欢膝下，从不像和娘家爸妈那样争辩、对吼，时间渐久，她甚至有了自己是这家女儿的幸福感觉，深觉生活当真厚待于她，不仅爱情如愿，连童年念念不忘的遗憾都得以补偿。

徐母与儿媳相处日渐融洽，老太太也就不再掩饰对孙媳的喜欢，教她打拳，晚上吃过司徒徐徐做的饭，一家人消食纳凉，徐平山夫妇散步去了，老太太就拎了她打拳，祖孙两个在院子里绿意茂盛的瓜架下面扯皮，老太太板着脸，叫她把学了两个月的长拳从头到尾打一遍看。

司徒徐徐压根没有认真学。

她从小成长的多随心所欲啊，司徒明和徐飒的拳法再好，她说不学就一招一式都没学过，老太太再横，这长拳委实沉闷，她半套都没学会。她

的截拳道倒是练得可以。“要不我给您喂招吧？”被罚扎马步，司徒徐徐愁眉苦脸地对奶奶说。

老太太傲娇地哼了一声：“你爸当初在我手下都走不过二十招，消停吧你！”

“那我明天开始好好学！奶奶，好热啊！我上了一天班回家还要做饭，好累的！”她一撒娇，老太太就绷不住，一脸嫌弃地离得她远远的，司徒徐徐扎着马步挪过去，一边撒娇一边求，老太太被她抱住了腰，忍不住笑，大喝：“沾衣十八跌！”

院外有人笑声爽朗：“奶奶，您几时连少林寺的功夫都精通了？”

司徒徐徐闻声不由得站直了看过去，只见院门口半人高的栅栏外站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子，清爽利落的棕色短发，白净的脸上那双漆星般的眼睛，柔和沉静，似冬夜晴朗夜空寥寥无几的星，令人一望心生宁静，极美。

此时正是七月最热的时候，女孩子却穿着一件黑色长袖衬衫，衬得肩膀窄窄，腰肢一握。是个气质特别的令人一见难忘的女孩子。

司徒徐徐不认识，看向老太太，老太太却也正将目光投向她，说：“这是靖渝，你没见过，你跟承骁结婚的时候她在国外没回来。”

孙靖渝已经拖着行李箱走进来，走到司徒徐徐面前，微笑着伸出手：“我看过你和承骁的结婚照，真人更美。你好，我是孙靖渝。”

司徒徐徐伸出手去：“我叫司徒徐徐。”

老太太站在一边看着两个年轻女孩子握在一起的手，目光一闪。

孙靖渝叫徐母“姨妈”。徐母对于她的归来十分的高兴，但司徒徐徐看着那高兴似乎又透着几分压抑，像是不愿完全表露出来似的。

徐平山看起来也挺喜欢这个妻外甥女的，关切地问她在国外的课业研究情况。

孙靖渝和徐平山说话时十分自由，偶尔竟像平辈之间似的开玩笑，很像徐承骁和徐平山说话时的样子。

司徒徐徐仔细观察她，虽然是姨兄妹，但那种洒脱不羁的气质、十分相似的语气神采，比较起来，孙靖渝比徐家那几个堂兄弟妹还要像徐承骁呢！

打趣着英国的天气，孙靖渝和徐平山聊得哈哈大笑起来，忽然回头，问司徒徐徐：“你盯着我看什么呢？我的后脑勺都感觉到了。”

三个大人都看过来，司徒徐徐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靖渝姐说话的时候像徐承骁。”

“我可比他大三岁！是他像的我！”孙靖渝笑起来特别爽朗，“大学的时候承骁来我们学校，一个学妹对他一见钟情，鼓起勇气向他表白，被他冷冰冰的一句话就给拒绝了，哭着回来对我说：‘靖渝姐，你要是男的，我才不会去喜欢徐承骁呢！’”

她说话风趣，绘声绘色，大家都笑起来，司徒徐徐想象少年徐承骁傲慢地拒绝女生表白的样子，也忍俊不禁。

临睡前安排孙靖渝的房间，司徒徐徐才知道她在徐家是有自己房间的，就在二楼书房对面。

孙靖渝上楼前迟疑了一下：“姨妈，我就住客房吧，过几天研究所的宿舍整理好了我就搬过去了。”

她站在两层楼梯上，徐母顺手拍了拍她屁股：“什么时候你也学会客套了！坐了那么长时间飞机不累吗？快上去，好好休息！”

孙靖渝耸了耸肩，扛着箱子上楼去了。徐母目送了她，转身牵着司徒徐徐的手，走到客厅，声音略微压低了地说：“承骁这两天给你打电话没有？”

司徒徐徐点点头。

“他还好吧？”

“好啊，训练挺忙，不过他很出色，已经是他们那一组的组长了。”司徒徐徐觉得婆婆的语气似乎别有深意，可又想不出来什么特别的事情，“妈妈，是有什么事吗？”

徐母摆摆手，“我就是问问，他跟我打电话说不到几句就找你……他好就好……他要是再打电话回来，你告诉他一声：靖渝回来了。”

司徒徐徐平常地答应了一声，徐母却格外温柔地拍拍她手：“好孩子！”

北京那边，徐承骁这两天正是特训的最后阶段，理论考试与密集的仿真演习狂轰乱炸，日常的体能训练又繁重，整组人都疲惫不堪，回到宿舍一个个叫苦不迭，唯独他，精神头比刚开始还好，休息一半还要跑出去缠教官。

训练他们的李教官李岩是从C市特调上来的，孟青城在C市有分公司，所以徐承骁跟李岩七拐八拐的居然扯得上熟人，小半年处下来两个人也算气味相投，临近最后考核了没有新的学习内容了，又快到周末了，他就厚着脸皮磨李岩周末放自己回家一趟。

“就说出外勤！两天我一定回来！我保证！”

“周一的考核很要紧，会卡掉一半的人，我劝你最好保持体力。你很优秀，但是其他人也并不弱。”

徐承骁挑了挑眉：“这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。”

李岩拍了拍他肩膀，忍不住问：“家里老婆是有多漂亮，让你朝思暮想成这样？”

徐承骁摸摸鼻子，叹了口气说：“漂亮还是次要的，脾气那是真不好，一不顺心就跟我动手，我又不能真跟她过招，除了挨揍还是挨揍……你说换别的男人说老婆家暴人家姑且还能信，咱们这种人，有脸往外说被老婆打了？被打吐血了还得自己咽下去……唉，别提了！”

上次临行前夜，两人在床上依依不舍，司徒一时心软答应了他回来就给他上旗袍，徐承骁这几个月就靠这念想撑着，为了旗袍，连哀兵政策都出动了。

“周末晚上熄灯前我要看到你。速去速回。”李岩低着头沉默了几秒，忽然很干脆地答应了。徐承骁快活地敬了个礼，就看C市特警大队风

云传奇人物李岩同志，抬起头时竟露同情，竟叹了口气，小声说：“我老婆……十五岁就是全国武术冠军了。我理解你。”

徐承骁一愣，瞬时肃然起敬，并油然而生惺惺相惜。

订好了机票，徐承骁得意扬扬地给司徒徐徐打电话，电话里司徒徐徐果然又可怜兮兮地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

“这才哪儿跟哪儿啊，起码还有两个月。”有人手指不住摩挲着机票，明明喜上眉梢，语气却故作淡定。

司徒徐徐哪里知道电话那头的人偷偷笑得像朵花儿似的呢，她心里空落落的，有气无力地趴在窗前梳妆桌上，夏夜凉爽的风温柔地抚着她神色失望的脸。

“没事……你训练的时候当心，不要受伤。家里很好。”她也是故作淡定的语气，掩饰的却是失望与思念。

徐承骁哪里能听得出来，春风得意地高声叹气：“老婆，我这两天训练的时候总是失手，好几次差点摔折了胳膊腿。”

她果然立刻紧张不已：“怎么回事？你没受伤吧？！”比起抓心挠肝的想念他，司徒整日里更提心吊胆的是他的安全，这个男人在事业上有种不顾一切的忘我狠劲，她一想到他哪怕训练也是枪林弹雨、危机四伏，心里成日吊着一处紧张。

该死的男人竟低低地笑起来：“一想到你穿旗袍就分心了……想你想得厉害！”

隔着电话呢，司徒徐徐就被他挑得脸上火辣辣地烧起来，骂他臭流氓，他受用得很，电话那头笑声张扬又爽朗。

司徒徐徐想起来了：“对了，妈叫我跟你说一声：靖渝姐回来了。”

徐承骁沉默了几秒钟：“哦……我知道了。”

“那没事我挂了，你早点休息。”司徒没有多想，“训练的时候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回来……回来再说！”说完她有些害羞，便飞快地挂了电话。徐承骁听到“嘟嘟嘟”的声音才回神，想再拨过去告诉她自己

周五晚上就回家，皱着眉想了一刻，却按下另一串数字。

爽朗明快的女声很快接起：“这么晚？”

“你回家了？怎么事先也没通知我。”

“研究所邀请我回来合作一个项目，我怕通知了你，你不让我入境。”

徐承骁持着手机，勾了勾嘴角，却并不接她的玩笑，说：“我在北京培训呢，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，找沈远他们。”

“你不会因为我回来了，吓得连家都不敢回了吧？”孙靖渝和从前一样爱开玩笑。

徐承骁顺口就说：“哪儿的话！我周五晚上就回来了。”

“好！等你回来再聊！哦，你的车钥匙还在老地方吗？借我一辆代步。”

“要哪辆你随便挑，钥匙都在司徒那儿收着呢，管她要就行。”

孙靖渝这头沉默了两秒，笑着说：“连车钥匙都交出去了，果然结了婚不一样了。”徐承骁的车和马，在以前是谁都不能轻易碰的。

徐承骁没有否认：“我不在家，你要什么都可以跟司徒说。”

一转眼周五就到了，下午幼儿园放学早，司徒心想今晚有时间，好好做几道大菜，最近天热老太太胃口不太好，昨天念叨了一句周末给做好吃的吧？

徐母下午不在家，快晚饭的时候才和孙靖渝一道回来，见儿媳妇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，心疼地说：“哎呀徐徐！这么热的天你做什么呢？”

司徒徐徐正切洋葱，辣得眼睛都眯了，抬头还没说话，就听孙靖渝说：“看来托承骁的福，今晚有大餐吃。不过他十点多才能到吧，你这么早做饭？”

徐母惊喜地看着儿媳妇：“承骁今晚上回来了？！”

司徒徐徐愣在那里。

孙靖渝不知道徐承骁没跟媳妇儿报备，还以为新婚小妻子害羞不说话呢，笑着打趣说：“一下训练五点多的飞机赶回来，当真归心似箭。”

司徒徐徐抬手擦汗，不小心手上洋葱汁沾到眼角，顿时眼泪都下来了。

徐母连忙走进来，投了湿毛巾给她擦，一边心疼地抱怨：“承骁回来我非说他！看把你折腾的！好了好了，放着让他们弄吧，你上去洗个澡换身衣服，晚上承骁爸爸定了位置，我们在外面吃。”

司徒徐徐捂着眼睛上楼，进浴室在马桶上坐了半天，心里千回百转的把那个浑蛋颠来复去地骂。

虽然是表姐，但是司徒徐徐开始不喜欢孙靖渝了——最讨厌自己狼狈的时候别人云淡风轻风度翩翩的旁观了！

她才不会承认自己连表姐的醋都吃呢！

哼！

一晚上司徒徐徐都不怎么说话，法国餐厅太安静，太安静的地方哪适合吃饭呢？她还是喜欢热闹的中餐。

但是徐平山夫妇和孙靖渝很适合这种地方，一道菜配一道酒，三个人轻声细语地讨论讲究，欢声笑语。

回到家里司徒徐徐上楼，洗了澡，磨磨蹭蹭地敷面膜、全身涂乳液，还把刚刚换下来的衣服全都洗了晾了，一通做完，一看时间也不过九点。

真慢，真是煎熬。

夏夜风凉，她心浮气躁，索性把阳台门都打开，沁人心脾的自然风吹进来，带着外头青草和花旺盛的香味，心里舒服了一些，她关了灯躺在床上，从暗的室内看窗外的星空，一颗一颗明亮的星星，像某人笑起来时候亮亮的眼睛。

不行！不能再想了！在生他气呢！

司徒徐徐赌气的闭上眼睛。

黑暗里闭着眼睛被舒服地风吹着，竟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

徐承骁到家已经将近十一点，不想惊醒其他人，他无声无息地翻上了二楼阳台，正要推门跳进去吓里面的人一跳，却见窗户和门都大开着。

他皱了皱眉，走过去，只见屋子里暗着灯，只有星光照耀，大床上他的小妻子闭着眼睛睡得正香，身上白色的睡裙薄得像蝶翼，这么轻微的夏风吹过都能掀起，那具他这半年里每晚肖想的胴体安静地起伏在薄薄白裙之下，微弱星光里，满屋夏风中，像一幅画，又像是一个梦境。

他安静地站在那里，心里想：他曾说过他是她的愿望，那么他心里的那句话要不要也告诉她呢——司徒徐徐，你是我的梦想。

她的如愿以偿，是他的梦想成真。

本来是孩子气的恶作剧，最后却是轻手轻脚地走过去，单膝跪在床边，屏气凝神，静静看了她良久，然后俯身，轻轻的亲吻四个月未见的人。

温柔矜持的吻，不含一丝的情欲，珍惜得近乎于膜拜。

可惜司徒徐徐转醒时，那吻已经转为炙热的掠夺，大手已经掀了她睡裙到胸口，用力地揉得她生疼。

见她醒了，他手下更重，人也翻身上床压住她，哧哧低笑，鼻息烫人：“美人儿！别叫！乖乖让老公爽一爽！”

司徒徐徐才不叫，她才不要配合他的恶趣味角色扮演游戏，眨了两下眼睛，她格外冷静地开口：“我来那个了。”

身上的人果然瞬间就僵了，手探下去，按了按她厚厚的底裤，确认无误，立刻他的眼神变得很痛苦，连声调都变了：“……第、第几天？！”

“下午刚来。”司徒徐徐一边说，推开他坐起来，拉好被他拨到腰间的睡衣，起身关窗户关门，身后他哼哼唧唧地跑浴室冲凉去了，她自顾自的上床，抖了薄被裹了自己睡在一边。

没过多久床那边一沉，一双手伸过来，不由分说把她抱了过去，司徒徐徐刚一挣扎就被他咬了耳朵：“别动！撩了我可不管你！”

“那你别碰我！”今晚她可不会跟他客气。

徐承骁压根没听出来她今晚有什么异样，他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地赶回来，只能陪她睡两个晚上，没有旗袍已经委屈死了，一头热地等她表白这半年的相思之苦：“想我没有？”手又蠢蠢欲动地撩了她睡衣，握了一只小白兔在手里捏，“嗯？”

同样是旷了四个月的，司徒徐徐其实也是一点就着，被他一揉就情动不已，但是倔强地咬着唇不吭声。

徐承骁抱着朝思暮想的香软身子，神魂颠倒，压根没注意小妻子的不快，手在她身上急切地到处捏，她的身子，哪里他都爱。

徐承骁浑身是劲地抱着她猛动，爽得直喘粗气，居然自得其乐。

司徒徐徐气死了，话还没说上两句，他倒自己找起乐子来了！

敢情这么归心似箭地赶回家就是为了这个！

想她想得就是为了这个！

徐承骁不悦地哼了一声，他其实也不怎么爽——抱着红烧肉的心一路赶回来的，只吃了顿辣豆腐，能爽吗？

可是这么久没见，到底是疼她的心更多，他拿下脸上的睡衣，食指向她勾勾：“别闹，过来让我抱抱！”

“抱着你自己吧！”她把睡衣拿起来，又狠狠摔向他大喇喇摊开着的腿间。

带着她体香的睡衣一下子又把徐承骁给勾起来，自在又无耻的样子，看得司徒徐徐抓狂，冷冷的：“我今晚伺候不了了，您自己慢慢舒服着，我去书房睡。”

徐承骁看了她一眼，“你下这个床一步试试。”

司徒徐徐哪能听这个话，蹦着就从床上跳下去，踏了拖鞋就走。徐承骁当然不可能让她走出去，跨下床一伸手就把她抓回来扔回床上。

“你闹什么?!我多不容易才回来!怎么也没见你高兴的,还跟我闹!”

“我这不是自责吗,您多不容易回来一趟,我不知死活来着事儿伺候不了您舒坦,让您白跑一趟了!”

这话冷冷的刺耳得很,徐承骁不高兴了,捏了气势汹汹的人的下巴:
“司徒,你过了啊!”

司徒徐徐一巴掌拍开他手:“谁过了?是谁信誓旦旦的以后有什么事都会和我商量?你连什么时候回来都懒得告诉我,你想没想过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时候多尴尬?徐承骁你就是欠虐!我就该一日按着三餐赏你耳光!你就知道怎么尊重我了!”

徐承骁这个时候心里恨不得把孟青城那个登徒子千刀万剐——居然敢教他说女人最喜欢惊喜了!

现在惊着的是他!喜在哪里?哪里?!

就当他好心办坏事,他忍气吞声地揭过不提,低声带了几分求全语气地说:“你至于吗?我这么赶回来还不是为了你吗?”

她直冷笑:“你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那事?”

徐承骁一下子火大了:“我要就为了那事,北京城里没有姑娘了?这么远飞回来睡你!”

况且她是他老婆,他喜欢跟自己老婆做那事儿怎么了?!怎么就惹得她这副脸了?!

“那你滚回北京去!爱睡谁睡谁!”

“司徒徐徐你较劲了是不是!”

徐承骁也气得不得了。不能碰他倒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,刚才洗澡的时候他那么着急,就想赶紧出来抱抱她,他一个人睡在宿舍的时候,不管白天训练多么累,都要想她一遍才能入睡,今晚能够切实拥她进怀里,只抱着他也会很满足。

最好她能又惊又喜地问他怎么提早回来了?他就会告诉她自己有多么

的出色，刷新了保卫团单兵训练记录多少项。四个月里面无数次想她的时候攒下的情绪，不做那事儿的话，只要她温柔地抱着自己撒娇说话，也是可以的啊！

可她现在让他滚，爱睡谁睡谁。

那口气堵在嗓子眼里，噎得徐承骁说不出一句软话来，盯着她背对着自己的身子半晌，负气也背对着她重重倒在枕头上。

这是他们两个头一次晚上背对着背睡。

第二天一早徐承骁准时准点醒，发现自己怀里滚着熟睡的小女人，他一条胳膊像以往习惯的那样被她枕着，另一只手搭在她腰上，把她整个人抱着贴在心口睡着。

也不知道是她自己过来，还是他睡梦中遂了心把她抱过来的。

看她睡得那么香，安安静静地依偎着他，简直乖得不得了。徐承骁心想要总是这个样子多好呢？最讨厌像昨晚那样张牙舞爪的，气得他都说不出话来，直想把她抓过来打一顿，再做到她哭着向自己讨饶！

低头亲亲她，光洁的额头、睫毛像小扇子、挺挺的鼻子、柔软的唇……亲不够，可又怕弄醒她再吵架，只得恋恋不舍地轻轻抽出手，手背在她滑嫩的脸颊擦过时，心里一阵软，忍不住低头去又亲亲她的脸颊。

门被很轻地带上了，他晨练去了。床上“熟睡”的人睫毛抖动了几下，刚刚被温柔吻过的红唇嘟了嘟，又忍不住向上弯弯勾起。

平常周末司徒都要赖一会儿床，今天却起了个大早在厨房里弄早饭，煎培根卷、炒鸡蛋、咖啡、牛奶、豆浆，清粥配小菜，葱油鸡蛋饼摊得薄薄的，煎得金黄脆香，一张叠着一张盛在铺了雪白餐巾的青花瓷盘里，令人食指大动。

徐平山夫妇闻着香味说说笑笑的从房里出来，迎面碰见晨练回来刚进门的人，徐母“咦”了一声：“你昨晚几点回来的？我怎么都没听到动静？还以为靖渝开玩笑，你不回来了呢！”

徐承骁从院子里看到司徒在厨房，本来一心往厨房扑，顿时住了脚步——他总算明白昨晚那丫头是闹哪样了！是靖渝说漏嘴了！

真是冤枉啊，他又不是故意瞒着她告诉靖渝的！

不过这也怪不着靖渝——这事儿除了他轻信孟青城那个伪情圣，谁也怪不着！

徐承骁摸了摸鼻子，自认倒霉。

“我昨晚回来都半夜了，就没吵醒你们。”他说，“她做的什么啊这么香？”

徐母笑了：“还不是你回来了，特地给你做的！昨天就为了你要回来，不知道捣鼓什么大菜，切洋葱进了眼睛，眼泪流得什么似的……你啊！回来就回来，少折腾她！”

徐承骁心里一突，下意识地觉得她流眼泪大概不是因为洋葱的关系。心里涩涩的，真想立刻进去抱了她回房，仔细拷问、耐心爱抚。

唉，昨晚不该压不住脾气的！

抱着歉疚的心，骁爷换了衣服下来，罕见的竟然帮忙布置碗筷，司徒倒没说什么，反而是孙靖渝从楼上下来，笑着说：“这一大清早的我就眼花了，骁爷这是做什么呢？”

徐承骁和她这么久没见，倒一点不生分，不过他的不生分，也就是向她点点头示意我看见你了，如此而已。

司徒徐徐问：“靖渝姐，你要哪种粥？”

孙靖渝正要答，徐承骁抬头说：“要什么不会自己盛，嘴那么快，手脚倒不利落了。”

他这么不客气，司徒愣了，可看看一桌人除了自己，都是习以为常的表情，孙靖渝甚至笑容都没变：“我嘴快怎么了？”说着她自己拿了一碗白粥。

徐承骁懒得和她掰扯，坐下来，朝自己老婆指挥：“我要豆浆，还要那个饼。”